

# 特大杀人案嫌犯石悦军的多面人生

9月24日凌晨,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人石悦军杀死7人、杀伤4人后潜逃。在随后的逃亡中,又先后杀害5人、杀伤1人。石曾是一个生意人,一个贤惠女人的丈夫,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现在已被人称为“屠夫”“魔鬼”。

9月29日,石悦军落网。记者近日赶赴吉林,采访其亲人、受害者家属等,试图还原惊天血案背后一个真实的石悦军。

## 生意人石悦军

### 胆小,不爱说话但脾气不小

32年前,吉林柳河柳南南沟村,40岁的石某在病痛中走完了一生,留下了妻子和5个儿女。满院哭声中,一个男孩藏在院子的角落里一脸茫然。他是石悦军,家里最小的孩子,4岁,还不知死为何物。

石家的生活有些艰难。邻居们说,不到40岁的寡母庞焕正带着5个孩子,谁看了谁心疼。特别是这个4岁的孩子很可怜,见人就躲,也不说话。没人愿和他玩,他胆小,不爱说话但脾气不小。正因如此,他没有少挨其他孩子的欺负。

石悦军在村里上小学,成绩平平,老实巴交,见了人还有些害羞。

在乡里上完初中后,石悦军辍学在家,回家后的他留给伙伴的印象也不深。

邻居中同岁的小男孩于宏勇是他不多的玩伴之一,10多年后,于家迁往20公里外的三源蒲镇,他们的友谊也没有中断。让邻居们想不到的是,今年9月24日凌晨,石悦军在连续杀死6人后,奔袭几十公里,杀害了这个儿时的同伴,同时杀伤了于的妻子。

## 凡人石悦军

### 事发前,曾带老婆去旅游

没了父亲,石悦军在家里更受宠爱,好吃的都让给他。石悦军的大哥最先担起养家重任,10多岁起就干起了杀猪的营生。

“老弟从15岁开始跟着大哥杀猪,干了20多年。22岁结婚,24岁时有了一个女儿,33岁时超生了一个儿子。修了新房,买了车。除了杀猪,弟弟什么也不会。”姐姐们这样评价弟弟。

据称,10年前,石悦军曾遭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刚结婚的他与一个小姑娘好上了,但石在与全家的抗争中最后妥协,回心转意后,他与媳妇过起了小日子。

石悦军很疼爱3年前出生的小儿子,他开车出去收猪

时,常常带着儿子一路兜风。石的女儿也被送进了当地一所不错的中学,他多次表示一定要将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今后不再像自己这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

前一段时间,他还带着老婆游了几个大城市,这个农村家庭的做法让当地人咋舌。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石家有存款60万……

石悦军贪小便宜,心眼小,爱记仇,最显著的例子是他与邻居刘国华的恩怨。3年前,刘国华发现石将不好的肉卖给他,从此不在石家买肉。石悦军曾因此几次扔石头砸刘家的玻璃。刘家兄弟发现是他,什么也没说。尽管这样,刘国华依然难逃厄运。



石悦军被警方抓获 资料图片

## “病人”石悦军

### 上医院,医生称他得了抑郁症

石悦军大姐说,近一年来杀猪生意日渐艰难,甚至经常倒贴,弟弟经常心事重重地发呆。亲人们问他,性格内向的他什么都不说。

一个半月前,石悦军动不动就两眼发直,谁也不理。亲人们询问,石悦军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称有人

欺负自己,不让自己做生意。如果不让自己活,他就杀死整自己的人。家人感觉问题严重,商量着带他看医生。三姐石悦梅找到了通化精神病医院的护士长高某,求她找人帮弟弟看病。

石悦梅称,高护士长带她和弟弟找了医生。医生和

弟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认为他是抑郁症,还开了几十元的药,并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对他杀人的念头进行了规劝。之后,石悦军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亲人们都松了一口气。但谁也没有想到他还是走上了杀人的路……

## “屠夫”石悦军

### 杀人路线:由南向北跨40公里

据目击者回忆,当晚8时许,石悦军和李振军等人在二密镇街上一羊肉馆里喝酒。次日凌晨1时许,石悦军与李振军一起开车离开。早上,人们在通(化)——柳(河)快速公路距二密镇约6公里处的排水沟里发现了李振军的尸体。

24日凌晨1时30分,石悦军驾车南返,赶回通化县二密镇畜牧站副站长王玉良家,杀害了王玉良夫妇及其父母。

约一个多小时后,石悦军驾车向北行驶约15公里,

赶到自己家所在的南沟村刘国华家的小卖部。杀害刘国华后,他又杀伤刘妻逃离。随后刺伤邻居王刚。

9月24日凌晨,连续杀害6人,杀伤3人后,石悦军沿通柳公路北上,来到距二密镇约40公里的柳河县三源蒲镇。

据受害者于宏勇的妻子谢某介绍,事发时,石悦军突然敲门,称他喝酒打了架来躲躲。看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于宏勇毫不犹豫地开了门。在杀害于宏勇后,石

转身扑向里间的谢某和9岁的女孩……至此,石悦军第一波疯狂杀人从二密镇开始,由南向北,跨度近40公里。

27日,石悦军所在村村民、独居山上的孙某夫妇尸体被发现。29日凌晨,石悦军潜入距自己家仅2公里的居民区吕家堡子。杀害了一对老夫妻后,石悦军手持杀猪刀狂扎其14岁的孙子。在前来查看的邻居刘某摸起顶门杠与石搏斗时,石转身逃跑,刘忍痛报警……

7小时后,石悦军落网。

[记者手记]

## 从邱兴华到石悦军 他们为何走上不归路

记者近日赴吉林采访“杀人屠夫”石悦军的亲友,还原一个真实的石悦军。

从记者对石悦军家人及乡亲的采访,无法令人不联想到前不久才落网的另一个杀人狂魔——一日内连杀10人的邱兴华。两者之间太多的相似,引人深思。

首先,两人都生长在偏僻乡村:石悦军是吉林通化柳河县柳南乡村民,邱兴华出生在陕西汉阴平梁镇乡下,邱作案的凤凰山铁瓦殿周围数十公里内没有人烟。

其次,两人都是自幼丧父,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石父亲去世时他只有4岁,寡母带着他们5个孩子过活;邱兴华失去父亲,而母亲又是间歇性精神病。

其三,两人同样地形成了阴郁、偏执、记仇的性格。石悦军邻居们回忆小时候的他“胆小不爱说话但脾气不小,没少挨欺负”,而邱兴华的哥哥邱兴华评价弟弟是“脾气大,不能惹”。

最后,两人都走上了疯狂杀人的不归路:石悦军杀7人后潜逃,逃亡路上又杀5人;邱兴华一日内连杀10人,逃跑时又加一条人命债。

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解析邱兴华案例时指出,没有很好的早年经历,极度缺乏亲情,导致邱疯狂杀人。邱兴华说他逃跑途中,想到小学时对他很好的老师时后悔了,如此温暖的记忆如能再多一点,不忍之心就会多一些。

其实,此说对石悦军一样,如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心中能多些亮色,也许他不会最终变成一个疯狂的屠夫。如何向这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输入生命的亮色,达到内心的和谐,这是摆在社会各级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据《成都商报》

# 中越边境黑婚调查:两千元娶个越南妻



花2000元就能“娶”到越南女子

农桃是越南谅山省同登市人,1990年嫁给广西凭祥市凭祥镇前进村逐化屯青年农民许习高,现育有两女,大女儿13岁,已上初中二年级。

许习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要娶个本地姑娘光彩礼就要花七八千,多的要上万元。当时家里很穷,娶不起媳妇,而要是找越南姑娘就能省很多钱,所有结婚的费用加起来最多2000元,后经过村里面老人牵线搭桥,他娶了现在的妻子农桃。

## 当事人: 娶越南妻子“很划算”

越南谅山省高禄县妇女闭英霞嫁到凭祥镇前进村逐化屯已有18年。“这里的生活好,嫁到中国的村里人介绍,我也嫁到这里来了。”

在中越边境一线的广西凭祥、龙州等地,大部分村屯目前还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家境贫困的年青人娶越南女子,能少花彩礼或不花任何彩礼,越南女子又吃苦耐劳。按照许习高的话来说,娶越南妻子“很划算”。

凭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员胡小艳说,广西边境地区与越南接壤的边界线长,两国边民语言相通、习俗相似,历年来边民通婚的现

象相当普遍。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边民交往日益频繁,为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

## 民政局: 摆顿酒席就是夫妻了

这种民间形式的通婚,已经在中越边境持续了20多年,但很少有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目前,凭祥市边民与毗邻的越南边民存在不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有1434对,共生育子女2190人;自1980年至2006年6月底,与越南山水相连的龙州县,非法人境通婚的越南妇女人数达1154人,生育子女共1441人。

胡小艳说,由于受语言、政策的限制,边境地区

的涉外婚姻登记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在边境地区无法落实;加上两国边民通婚已是当地长期存在的现象,他们认为两个人结婚就是请亲朋好友吃一餐,不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龙州县计划生育局副局长黄雁春也告诉记者,一些边民存在重男轻女现象,他们认为娶越南媳妇可以躲避计划生育,因此更不愿意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 计生办: “黑婚”影响当地稳定

虽然农桃到中国已经16年,但由于许习高和农桃至今没进行婚姻登记,农桃不

能落户,无田、无户口,属于当地特殊的“三非户”。如今,许习高家里仅有一亩水田、两分菜地,还有几分旱地,家庭经济贫困。

和许习高夫妇一样,闭英霞夫妇至今也没有办理结婚证。今年48岁的闭英霞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已经4年了,现在走路都很困难。由于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她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闭英霞告诉记者,没有户口,今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优惠政策也享受不到。

凭祥市凭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干部许雪球告诉我们,边民通婚的家庭大多数经济比较困难,通婚并有了孩子后,越南妇女见家庭生活不如意,一走了之,留下不

少破碎的家庭,也给孩子的成长蒙上阴影;还有的在中国境内从事偷窃、诈骗、人口拐卖等活动。

## 公安局: 早上遣返晚上回家

没有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与我国边民共同生活的越南边民,均属于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结婚的“三非”人员。根据国家规定,对这类外籍人员,一经发现有关部门都要将其遣返回本国。

“按照这个原则,龙州县公安局多次采取遣返措施,但由于边界线长,中越两村相距太近,边民互市点及‘胡志明小道’太多,早上遣送回到越南,晚上她们又回到了中国。而且许多村民由于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将越南妇女遣返回国就是拆散她们的家庭,因此,抵触情绪较大。”龙州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吕东平说,在广西边境县市,对这部分人口的管理一直存在问题,至今也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据《国际先驱导报》